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五十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五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至唐又改名義烏表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
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爲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
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
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八

傳

汪同傳

趙汭

汪同字仲王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
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
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躡屣不浚萊母夫人葉氏怒其不成
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群牧戲爲分隊立長教
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爲將帥則於某處立營於某處置旗鼓
群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軍校習
騎射所有貨貨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遇貧道
者與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幘
頭騎善馬名傳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卽不見及

歸所假稱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兄爲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
不累于兄兄叡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詒父母憂償盈其數
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起蘄黃
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士謙力禦
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乃推同爲首依山
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溪谷寇不敢犯
兄叡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平章三早八喜曰得子兄弟
無憂矣癸巳三月三旦八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彥鎮
撫哈密軍復湖州廣德以會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殲渠
首開五嶺道路獻誠韓門於是鐵古鐵兒軍由回嶺進元帥
劉脫因軍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
源州捷聞平章遣使賚白金盃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
兵千戶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彥哈迷軍馬
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澆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
寇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前趨
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賚勞同爲餘干州同知叡
爲浮梁州同知叡卽辭歸邦彥苦留之對曰叡本田家不閑
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旣平定
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
望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
競趨焉同從邦彥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
破敵往往運鐵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
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銳善戰無不稱服左丞老老至饒首嘉
勞之三旦八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

鎮圓溝八礮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沒掠人以食八礮橋驛道
百餘里無人煙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人者殪
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
是萬戶田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
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
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
月賊破西營擒之卽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
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
但士卒饑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童元帥鎮徽知
同還家舉爲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南門元帥馬國
實信左右謗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
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渡宜進遇苗軍

帥楊完者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自平章三日
入去後朝廷以脫脫阿魯灰竝爲元帥分統三旦八軍遇賊
勦捕叅政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哈迷素以戰功不受約束
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恩寧普軍還駐婺源
以東帛玄纁起同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內諸軍無鬪志十
二月同與賊戰于橫槎巖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爲國
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
給諸軍糧未甲卽上馬出北門溪塆遇賊與鬪道狹劔戟弓
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
拔劔鬪且卻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
及恩寧普軍于開化之蕪溪身被數創恩寧普躬傅善藥列
脫因解衣衣之昇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略諸將

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兵守險阨休寧俞嶠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乏器械不可往士英強之曰嶠於公為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夕齧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糧乏嶠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眾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進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眾太至嶠走士英逃匿賊追獲縶之其子茂逃從同為先鋒長叅政因寧普以休寧縣尹起叡招諭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伍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等業亦茂汪周來從者眾而觀國宗茂即為播弄握權之機

茲會邪媚不與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其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規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乘銳氣所向無前矣牒萬戶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叡方奉二親開化恩寧普遣使要叡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既以為同聲援其父謂叡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況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叡於是招諭婺源遺向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朶粘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叡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

源守兵潰二十六日敵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朶粘帖木兒萬戶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敵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諸賊若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城因朶粘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敵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劉致來鎮徽貪暴爲甚同征浮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致又徇私專殺以造釁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爲觀國所抑遏嘗言趙汭學高識遠可爲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爲輔至是汭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爲觀國所短毀不聽用致先以小惠收其

鳥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爲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卽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爲此盜賊見識致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致戰致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爲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八爾思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卽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爲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八爾思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爲嚴陵客也八爾思應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

還駐郡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八爾思曰甚善同還休寧八爾思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下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平章慶同三旦八書問不絕五月丞相達識帖木兒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朶粘由婺源攻其後敵方以毋憂家居兵觀國潛逃遂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魯果於黃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魯候于黃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黃墩從者曰前途具饌候元帥數步卽是過善數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

請元帥相見同抽刃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天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見然後知之卽馳馬備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鎮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爲四門門各重簷複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皆來附儒賢并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長鎗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敵聞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曠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國再至日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然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徠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單騎潛往浙

丞相達識帖木兒奏爲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張大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迫致丞相達識帖木兒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傑爲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且夕當罄罪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爲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礙我謀可待

中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爲保妻子計張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卽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况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卽拘同問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來以汝爲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旣叛我豈得從汝反邪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刑顏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爲榮祿大

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留金陵歲
癸卯八月朱先生升爲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關羽爲曹操刺殺顏良於萬衆中以報德而卒往從
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爲漢室之冑雄才大略足以有
爲羽之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
井立勲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羽
蓋類焉天理民彝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視拘乎富貴者爲
何如哉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余游虎林蓋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其山川迴合城
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數世矣自罹
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瓌偉不

群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銜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下至
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
緼齊曳地目瞳子炯然風約踈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
闊步世俗莫能溷余甚異之而未敢卽也從其所之前遇高
丘輒躡屨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兮面彼
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淪
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
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
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
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
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
稱許欲樹立奇勲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

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爾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俗醫僥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幣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滯衣起從戶隙窺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

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

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志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爲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嗚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備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八
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八





上海圖書館藏